

# 文廷式传略

汪叔子

文廷式(1857—1904),字道羲(羲亦作巖、兮、溪、希),一字云阁(又作芸阁),号纯常,又号叔子、苧德、葆岩、匡庐山人、罗霄山人等。江西萍乡县(今萍乡市)人。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857年1月21日),生于广东潮州府,时其祖文晟正署该府知府事。以父、祖久宦粤省,遂亦自幼生长岭南,曾自咏有“岭南即是吾乡”之句。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军石郭宗部攻嘉应州,廷式祖文晟方以惠州知府护篆该州,顽固拒守,城破被戕,清廷谥壮烈。廷式是年四岁,以随母先行潜逃出城得免。及七岁,父文星瑞摄罗定州事,陈金刚部义军凡三次围城,皆濒于危,鼓角之声、仓皇之状,予廷式印记极深。

既发蒙受书,多聪颖。爱《文选》,时时私读,尝以此为塾师所责。继入广州学海堂,季课大考,四季咸第一。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七岁,始从学陈澧门下,为菊坡精舍高材生。

嗣以屡蹶场屋,而家渐贫薄,遂出游幕,初依吴长庆帐下;继入张树声府中,居积年。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声誉稍著。渐与都中清流辈交接。唯于清流之鄙薄洋务,乃不以为然。当是时,洋务繁兴,廷式亦颇醉心于兹。致友人信中,有试思今之亟者孰如洋务之言;又批评世之谈时务者大抵虚骄恃气之人多、谈洋务者大半犹是外行。因孜孜考研西学、尤好读几何格致之书,一时科学先

进如徐寿、徐建寅父子、黄櫨材等,俱与相接为友。光绪十二年,粤督张之洞将开译书局,即拟聘廷式与康有为为董理,既而不果。然廷式“西学”之已邀时望,拈此约略可知。

光绪十五年(1889年),德宗大婚。他他拉氏姐妹以瑾嫔珍嫔入侍,亟获宠幸。继进授妃位。廷式以世交旧谊,与二妃季父长善、兄弟志锐、志钧等情好甚笃,且于二妃前居家时尝为之授读,又为预筹入宫邀宠之谋。迨德宗亲政伊始,帝党厥形初肇,廷式自成为内中一员。其仕途遭际,不数年间,亦缘此而迅进捷陞。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得翁同龢、汪鸣銮援手,考试内閣中书夺魁。十六年(1890年)春闱,复倚翁、汪、潘祖荫等汲引,甲榜获隽、殿试一甲第二。读卷大臣拆弥封,奏廷式名,光绪帝当殿宣语竟曰:此人有名,作得好!是光绪帝固先已由珍瑾嫔处心识廷式其人久矣。旋授职翰林院编修,又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本衙门撰文等。十九年(1893年),以宸断特派,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二十年(1894年),大考翰詹,复看阅卷时,德宗专书硃谕干预,钦定廷式一等头名,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寻又派稽查右翼宗学、教习庶吉士、协同内閣看本、署大理寺正卿等。一时“圣眷”渥厚,引人注目。

虽如是,倘论廷式之思想,犹别有异,而未可遽与帝党他人作同日语。光绪十九年(1893年)廷式与人笺内,已谓吾中国将

来,能差胜印度、不化为奴婢沙虫者,必有奇伟绝特之士、纠集民会、联为一气,而后差可自立。明岁,又与郑孝胥、郑观应辈雁帛往还论开议院行立宪事。唯当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初四,廷式以学士、讲官首上疏总论时政,则或者未便如私函之可晓畅无碍也,乃云时势之积弊甚深而亟宜留意者,大端有三:曰人材、曰民事、曰洋务。于人材,则请停捐纳、严甄别。于民事,则请垦荒田、讲水利、并厘卡、通货物、抵制洋货,以恤农、以卫商。于洋务,则谓中国立国之根本,与西人异。尚礼义而细诈伪、重公分而抑私情,此数千年治法之防大,不得与洋人合者也。民情达而无不伸之气、政事实而无虚饰之文,此洋人之所长,而中国当略采其意者也。至于工艺器械之精利、营陈步伐之整齐,则中国古制颇与之同,相时制宜、去损取益,固不必震而惊之矣。

既而甲午战争起。藉乎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之爱国运动大潮推动,光绪帝党向慈禧后党之政争亦日趋激烈。廷式言战尤不遗余力。六月十日,廷式建陈明赏罚、增海军、审邦交、戒观望四策,献纳于朝。八月,疏请饬海军与倭决战。十月,复奏谓现在陆路既无可恃之兵,救急之计,惟有飭派洋员汉诺根驰赴海军、率领铁甲各舰,直赴大连湾一带截击倭船、断其后路。

战事初期,北洋大臣李鸿章执兵柄,多败绩。廷式偕志锐暨台馆诸人,屡上封事,厉词痛劾。指斥李鸿章贻误军国,罪无可辞。又纠弹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光绪帝欲用恭亲王任战局,而官谏、枢议俱格不行,乃阴令帝党发动朝争。八月二十九日,翰林、庶常等集商于全浙会馆,约联衔劾,越日折上,恭亲王因得以出山。是折列者五十七人,属稿者即廷式也。

九月初九,廷式偕李盛铎于松筠庵邀众

再议合词封奏,次日遂呈递翰苑三十八人公折,请拒款议,而密连英、德,资其兵费、使伐倭人,以为转危为安在此一举。

十二月,廷式复奏请特撤张荫桓等议和使臣还京,示天下以必战之意。略谓:向之屡败者,李鸿章及其党为之耳。今既命刘坤一视师、吴大澂出关,湘军锐士万众一心,当专倚畀以壹诸将视听、明黜陟以作诸将精神,勿以前敌之小胜负而轻于变计,宜待倭狡愤不能自忍,而后戍师而出、全力制之,则一胜之后、形势自生。是冬,廷式并有迁都以筹持久抗战之说,又尝告谢希铨侍御请召三品以上大臣廷议和战国是。而皆未闻报可。

来春,李鸿章奉旨赴东议约,日本索地索款,勒逼无厌。廷式再三几谏,力请撤使绝议,有辱国病民莫此为甚之痛语;尤亟言割台之事,断不可从。二、三月间,与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往返电商,谋画所以保台之计。

及《马关条约》签订,电讯至京,总署秘之,廷式既约戴鸿慈等上疏争之,并录约章遍示同人,倡言于众,使共争之于朝。时逢乙未会试之期,公车赴考,群聚辇下。江南举人联署上书拒约,廷式预为之点窜呈稿。又江西孝廉一百二十人之公呈,廷式家人文廷楷、文廷桡、文景清、彭树华等名姓,均显列其上;至若友朋、同乡辈弗论焉。都察院于各直省公车纷纷上书阻款,初犹难之,故迟迟不以代达。四月初三,廷式乃片劾都察院壅上听、抑公议。德宗览奏,命廷寄问之,察院堂官始惧,四月初六日起,诸呈乃得陆续分批而悉上。奈事挫于后党之压迫,光绪帝终不得已而违心准约。廷式不胜悲愤,是月末稍,请假回籍修墓,出都南下,将行,填《虞美人》一阙:无情潮水声呜咽,夜夜鹃啼血。几番芳讯问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墙花……——犹伤台湾之被强割于倭也。

八月，假满回京供职。适值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在都拟开强学会未成，廷式遂相协创建，与有力焉。盖廷式与康党诸子，彼此经学源流虽有不合，而变法自强之旨则犹互有大同。是故去岁七月康氏以所著《新学伪经考》遭劾，廷式即曾偕盛昱、沈曾植等为之电致广东提学使徐琪救护。及目睹甲午战争之败，刺戟弥深。康、梁等时专重所谓传教，于廷式亦深许以为能言传教之同道，非无因也。心悦诚服，如梁启超自述至曰心折曹溪、几为投体，尤其敬佩之亟。以故秋冬间京师强学书局成立，廷式遂膺“副董”之名。强学书局购书置器，介绍西学，聚讲办报，宣传维新，实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公开社会政治团体之天下先。而后党暨诸守旧者嫉之，十二月初六日，遂以御史杨崇伊奏参京师强学书局植党营私，奉旨封禁。

当事之发也，昔之以趋时而缘附入局者纷纷匿遁，犹勉为维持冀图恢复者寥寥祇二三子耳。廷式乃即日抗疏特请开馆译书，寓意辩护也。未几，又经李鸿藻等斡旋，并藉胡孚宸奏请之故，朝命改为官书局，著孙家鼐管理。廷式复应孙氏之邀总司其事，且住局，兼主持局内“选书”一门。计自强学书局屈官书局，廷式董理斯役，不过数月之暂，而广搜西书，组织编译，举凡泰西诸国之政、法、财、商、军事、外交以至教育、礼俗等等，莫不详细稽考，积稿盈篋，勒成二百数十卷，将埒百万言。可谓继江南制造局颇译格致（西方自然科学）新书之后，而开启广译时务（西方社会政治）新书之先河。惜夫当时未及刊刻，迟至廷式暮岁始获梓行，而印销殊有限，世人知之者罕也。

虽然，廷式支持德宗亲政，当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御史安维峻上弹章指斥慈禧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而复遇事牵制，及安氏获谴褫职成军台、敛银万余以送其行，咸廷式隐主其事；且广集同志、论议国政、联名

执奏、至再至三，甲午东事则攘臂言战，战败又言变法，是故中外属目。——慈禧后党并李鸿章等集恨于廷式，亦蓄之固已如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矣。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德宗方驻蹕颐和园谒侍慈禧太后，乃降有明诏，藉口御史杨崇伊纠参词臣不孚众望，而加廷式以遇事生风、互相标榜、语多狂妄、及与内监往来事出有因等罪由，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旨既颁下，朝野为之震动，中庸廷臣固自此惧惕鉤党之祸迫在眉睫，维新派梁启超等更譬以为如青天起一霹雳。因廷式当兹之时，乃非特帝党之中坚、之健将而已矣，亦不仅其身份、地位、才力、影响有足以号召朝野者也，而尤以其思想、其实践，乃能既深得光绪帝之信任、又亟受维新派之钦服，且恰正总持书局、团聚双方，为帝党、维新派结合之关键人物，甲午战后开新之势，实赖以居中维系，伊人去留，所关岂浅隘哉！新党魁首康有为论之，以为于是开新之风扫地，诚凿凿未为虚言也。

方廷式未去官之前，寄望于德宗，乐观形势、踌躇满志，跃跃颇欲有所作为。若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元旦试笔，赋诗曰：六龙回轡蔽云天，迢递春城北斗悬。文石陛前新论议，黄金台上众才贤。试从邹衍谈天后，重溯轩辕铸鼎年。海水万重星四野，苍生系命好筹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二十二年（1896年）孟春，廷式汲汲以新政为言，进谏光绪帝当宸德英断而图作新之功。以为时至今日无可因循，且万国之环而伺我者，更有迫不及待之势，请颁明谕飭中外大臣振刷精神，毋固积习、毋徇私人、毋怯担当，而修学校、整武备、作民气、裕财用，以期亡羊补牢、有备无患。其条陈养民事宜，批判数千年以来理财之道但谋所以取民而不谋所以养民，复批判五十年

来所言西法皆仅枝叶而不知其本在富国养民。而养民之急务,则可以蚕桑、棉花纺织、葡萄酿酒、畜牧此中国之四大利为先,请旨董劝民间妥筹兴办。并严参疆臣迟延挠阻开矿,请特派查矿大臣、延请泰西矿师,调查全国矿情,然后降布诏书,准民集资开办、官为保护,商力不足、酌提官款助之,减轻矿税、二十分而取一。廷式又以为治天下之大事,不外养、教二端,养民兼须教士。而由古之选举、科目迄近之保举、捐纳,类皆斤斤于取士之虚名、不永教士之实理,是亦失在本源而图其枝叶也。乃谓经济大原在学问、学问根柢在图书,世变事殊,所值时不同、所用书亦异。而近今虽如《洋务要言》、《盛世危言》等著,并多论说各限方隅、事物未云明备。处此事变迭生、海飞潮沓之世,国有大疑,士大夫及诸卿相辈遂于图新、由旧罔知注措,徒叹乎乏才,则其弊固在于不学。廷式因而奏言,宜应特建文馆、汇纂西书,择其邦交、国用、商务、兵学诸切要事宜,分部别居、随译随编,钩元加论、御笔点定,以萃万国之图书、成一王之大法,庶几上行下效、人才辈出,边情洋务,众皆昭晰云。

待廷式见逐归野,其言乃益恣肆无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旅次沪渎,与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诸人欢叙,说群说会。两三年间,其笔记时事,臧否朝政,愈以立议院达民情、兴学校作人才为立国富强之大本;究研泰西学术,及于民主、平等、廓密尼士(按当即 Communisme。)、莎舍尔德玛噶里(按当即 Social-démocratie。)。至称扬《抱朴子》所引述鲍生“无君”之说,亦以为其论甚伟、未可尽非,如西人之用议院亦足以治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岁末,德人逼索胶州湾。康有为驰赴入都谋变法,中路与廷式晤于申江,有所密议;廷式授之秘扎数

通,以为康氏潜结内廷作先容。论者或以为兹事信疑难测,然其时珍瑾二妃已然复位,而廷式与妃兄志钧等仍联系未辍;廷式在赣伙股兴矿,志锐即为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且至“百日维新”期间,乃果然有二妃之弟志锠暗侦官中秘讯输告康党之实情。则兹事亦未必无征也。

明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三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于京师,廷式亲弟廷楷、廷桡等咸题名与会。四月,德宗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揭幕。廷式于是月尝与张之洞、沈曾植、费念慈共游焦山,宿仰止轩,观杨继盛手卷,题诗其后有云:东下蛟鼉为谁怒?南飞乌鹊夜频惊。寂寥忠愍祠边宿,想见英灵发大声。按明代杨继盛,以直谏著称。忠愍,其谥号。而廷式曩日在都频频集众议政之处,及强学会、保国会皆屡借以为大会之地,曰松筠庵者,亦即杨继盛之生前故居而又身后奉祀之所也。

夏秋间,廷式返籍扫坟,将偕乡梓士绅创学堂、倡新学,奔走于湘、鄂省会。而七、八月之交,顽固派倾力反扑,黑云盖地、浊浪喧天,京城政局顿然翻复。八月初三日,乃仍由御史杨崇伊发难,上折攻讦新政,吁请皇太后训政。折内并诬劾廷式前与康有为等立强学会,虽经革逐、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主,蛊惑人心,紊乱朝局。初六日,戊戌政变猝作,慈禧再出训政。发卒围南海馆,逮捕康有为不获,搜出书函百余封。其中即有廷式致康氏信件洋洋数千言,亦为逻者以辞句诸多失检、语涉不经不敬而上闻。初十日,遂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江督、赣抚,令密访拿文廷式押解来京。同日,伪诏又称德宗有疾,并旨命追捕孙文。其时新党俊杰留京者谭嗣同等,多被缚下狱,既而有戊戌六君子之殉难。廷式则西走潇湘,匿迹浏阳。

荒村蓬舍，习坎之中，廷式夔经遣忧，其眷怀德宗之思固勿已矣，唯形诸楮墨、笔札之内，竟亦犹然有非议帝制者。如谓虞夏揖让、汤武革命，皆应天顺人，厥民尊之，曰后曰人。逮秦灭六国，徒以力服天下，民无以称之，而自尊曰“皇帝”，后世习为故事，自是而神州气象一大变矣，云云。——可谓矛盾自讼。冬，迁避上海。

时新党言治者，皆喜援引东邻明治维新为张本。廷式与日本人士交游，亦积有年月。青年时代即结识冈千仞于广州，颇询以靖洲变法之得失。彼时中、法交讎于南疆，廷式远虑则已及异日东方倭、韩之衅。甲午东寇侵华，廷式愤恨之至。而战后，帝俄威逼之势甚嚣尘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首夏，日本领事小田切纠合华绅郑观应等，鼓吹宜仿日本变法、立宪自强，联合英、美、日诸邦同御帝俄，拟在华筹开亚细亚协会，廷式介入个中，亦颇积极。翌年，又尝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白岩龙平、内藤湖南等交会于沪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正，廷式乃应日本同文会之邀，渡海东行而有扶桑游。考察彼邦新政，极加留心；与东瀛学苑酬唱，情文并茂。然于日本政界巨头迭相招致约谈，则淡漠处之，终缄口弗与之言时事。唯东人宫崎寅藏，党与孙文，聚义密图中华革命大业，是岁初，为助革命派起义事有广州之行。既返东京，廷式乃勿惮嫌疑，而于酬酢十分繁忙之际，三旬之中，竟四度和宫崎聚谈或出行。

廷式于孙文之党，原亦斥为反叛不道，兴中会“乙未广州之役”甫败，廷式尝疏请严予制缉。然自夺职退居林下，数年之后，时迁情移，持论亦随之改易，转而以为殆亦是列强分割之祸急、中国民心觉悟之先端欤，无复以“匪”、“逆”污之矣。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暮，廷式归自日本。入夏，华北义和团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

神州赤县，存亡危殆；唐才常等得康、孙两党支持，阴集志士，谋起事汉皋，行革命而求救国。廷式与才常故相知，才常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编刊《湘报》，廷式亟赞赏之；廷式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游东，才常偕狄葆贤为之饯行。才常暗设自立会起事机关，廷式之姻族亦有加入者。兹岁六月初间，廷式潜行入湘，秘居长沙南门外，邀约富有山堂头领张尧卿为辅佐，散票纠人，将为孙文革命派延揽会党之众。旋遭清方当地鹰犬发觉，湘抚当飭密拿，廷式闻警远颺。七月，在沪出席唐才常等发起之“中国国会”。已而自立军败，才常等就义捐躯，廷式亦名入是案捕单中，为湘抚以孙文之党、叛反凶逆之罪奏闻。九月朔日，奉硃批特旨：文廷式著严拿务获，即行正法。

唯廷式虽已一度跻身革命行列；对于义和团，虽以“拳匪”称之，亦犹以为拼死抗击外寇、其事其志、要可悯念；而于德宗知遇之感激、于封建帝制之依恋，究未能斩断情缘。七月至九月，其咏“庚子事变”之诗，如：北狩烽烟越几时，西行旗鼓更堪悲。朝廷袞职尊蓝面，河朔兵符授赤眉。目断汾流惟雁过，心惊沧海有龙移。孤臣泪洒荒江畔，忍痛新裁变雅诗。——等类，大抵犹不离乎所谓屈《骚》忠悃之传统旧窠臼也。自后革命风潮此伏彼起、春风野火越燃越炽，廷式则“生怕鞦罗尘浣，黄昏深下犀帷”，遂未闻再现于革命实践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外传言清廷王大臣有议请复起用廷式者，而廷式时已息影湖海，专意著述。然爱国忧时之心不泯，犹殷殷以借镜西法、立宪垂制为望，又与友人申发《周官》古义以阐论新政方略。二十九年（1903年），廷式在萍乡约合县绅段鑫、黎景淑等发起备价收回当地上株岭铁矿。该矿原系清廷循照安源煤矿成例，定为

政府国有，派员官办，于后派款无着，事遂中止。至是年藉廷式等倡议之力，乃将该矿收回全归县有，以地主不一，统名之曰地方团体公有矿泉。明年，出赴南昌、金陵，继留连申江五旬，与朋侪游处，尚以在野言野自况。旋以病归萍乡。八月二十四日，卒于里第，年才四十九岁。

廷式文采奇丽，学问淹博，为晚清重要之词家、诗人兼学者。清季论词，向以常、浙诸派称大宗，而廷式不尚苟同，推崇辛、刘，深以流俗辈拟古之癖、柔靡之风、枯寂之旨为恶，谓当斐然有作者之意，写抒溯古涵今之思、甄综百代之怀。晚年手定《云起轩词》一卷。朱孝臧尝比之拔戟异军成特起，足为近世词坛之上独树一帜之大家。诗，平生所咏约有千首，亦多感时之作。歿后他人辑有《云起轩诗录》、《文道希先生

遗诗》等行世。廷式治学，以史见长。光绪中叶，尝与盛昱、李文田、洪钧等提倡西北史地研究，一时风尚甚盛。其史作，《补晋书艺文志》有刊本；犹有《元史西北地志考》及《黄帝政教考》、《伊尹事录》等多种。而廷式涉猎极广，凡当时中学、旧学及西学、新学，各门各类，鲜勿论及，而每具特识。其笔记杂著，由是夥颐沈沈；身后散佚不少，今见在者，著名如《纯常子枝语》、《闻尘偶记》等已刊者而外，未及整理梓行之稿册尚堪以数十计。近人赵铁寒撷取文氏遗篇，纂为《全集》，然阙漏殊多，未足称备，当俟后来者继为之搜辑重编可也。（此稿系应约为戴逸、林言椒主编之“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而作。兹发表，欲广求方家教正，以冀来日修改也。）

（本文责任编辑 赵小春 曾丽雅）

---

（上接第10页）

定引进项目。同时，要大力加强科学研究，逐步建立起具有我省特点的农副产品加工科研体系。在近期内，建议以饲料和食品为重点，首先争取有新的突破。

在饲料方面，重点抓好饲料配方的研究，结合本省资源条件，对不同饲养对象不同发育阶段制订出不同的饲料科学配比方案。目前生产的配合饲料，由于配方与其它问题，转换率较低，据计算约比发达国家浪费30%左右的精料，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时要加强饲料新资源的开发研究，包括对短缺原料代用品的研究，为我省发展饲料工业创造条件。

在食品方面，着重搞好以大米为重点的食品深加工技术的开发研究，包括植物蛋白

与单细胞蛋白的开发研究。同时，加强各种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开发研究，并积极推广灭菌保鲜新技术和软、小包装技术，为我省发展方便食品、营养食品、疗效食品、工程食品等新兴食品工业创造条件。

我们相信，只要通过上述途径坚持努力，凭借农业资源优势，我省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将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质量、品种、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等方面获得全面提高，从而使全省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将是全面振兴江西经济与实现我省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国发展平均水平的有力保证。

（本文责任编辑 黄慕亚 谢翔）